

乾隆年間，安徽至城出了個武舉人。武舉人姓張，小名張三，打娘胎里帶的瞎眼，人們背地里都習慣叫他瞎三。

瞎三上邊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，家里十分貧窮，七歲那年，爹把他送到了藝人張子遠身邊拜師學藝。

張子遠不是瞎子，卻始終臉上遮着一層黑色的面紗。沒人知道張子遠什麼時候來到至城，也沒人知道張子遠從哪里來的。張子遠年過五十，懷抱三弦，長年累月在茶樓與酒館討生活。

張子遠視瞎三如同親生兒子，或許是緣分，或許是爲了老了有個依靠，或許是慧眼識得瞎三有什么不同常人的地方。

瞎三三歲能獨抱三弦，有模有樣，博得滿堂喝彩。師徒二人，相依爲命，其樂融融。然而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瞎三十五歲那年，師父患了一場大病，不久撒手西去。

瞎三念念不忘師父遺囑，歷盡艱辛輾轉千里到了京城。

一天傍晚，瞎三賣藝歸來，拄着竹杖摸索着尋找住處，陰差陽錯卻走進了一條死衚衕。

瞎三感覺不對勁，有意折回，無奈身心疲憊，雙腿如同灌滿了鉛一樣沉重，總也邁不動一步半步，便蜷縮在一戶人家的屋檐下。

這夜，天降大雪。瞎三飢寒交迫，毫無睡意，百無聊賴撥弄起三弦。弦聲在寂靜中飄颻，嗚咽咽咽，如泣如訴。

待瞎三醒來，已睡在溫暖的床上，恍若夢中。

原來，弦聲一止，這戶人家的老夫人叫家丁前來看個究竟，把昏迷中的瞎三抬到府中。

大雪下了整整三天三夜，地上的雪足足有三尺多厚，瞎三便困在了老夫人的府上不能出門。

又過了幾天，天一放晴，瞎三就向老夫人拜謝辭行。

老夫人吃齋好善，一臉慈祥，微笑着說：“三，你的曲子，老身還沒聽夠，再等些日子吧。老身已派人告訴兒子，讓他給你安排一

次演出，到時候榮華富貴也說不定……”

盛情難卻，瞎三感恩戴德，不便多問，便又住了下來，每天爲老夫人彈奏曲子，聊聊天，倒省卻了奔波勞頓挨飢受凍。

冬去春來。老夫人的兒子魏公公來了，一頂轎子晃晃悠悠把瞎三載到了皇宮。

原來皇上乾隆愛聽曲子。

瞎三誠惶誠恐拜過乾隆，落座，操起三弦，前俯後仰，漸入佳境。

弦音錚錚，時而流水潺潺，時而波濤洶湧，時而幽怨怨怨，時而萬馬奔騰，寂然處，一弦崩斷，石破天驚。再看瞎三，神情自若，浸淫其中，彈挑掃搖，餘音繞梁，勾魂攝魄，蕩氣回腸，變化無窮。四座屏氣凝神，如入幻境。

陡然又斷一弦，天地轟鳴……

曲罷，乾隆龍顏大悅：“妙哉妙哉，這是什么曲子？”

“‘獨龍過江’。草民獻醜了。”

“好一首獨龍過江！來人，重重賞賜。”

“草民不要賞賜，師父臨終前有密信一封，請聖上過目。”

乾隆打開密信，大驚。

瞎三在皇宮住了半年多，乾隆時常召見，獨愛聽“獨龍過江”一曲。

一天，瞎三無意中得知——師父的密信翻出二十年前的一樁冤案。師父本是宮廷樂師，受人迫害，死里逃生。乾隆爲瞎三的師父平了反，牽連大小官員二十多，連魏公公也卷了進去……

瞎三理不出頭緒，瞎三也不想再理出什么頭緒，第二天，便俯地磕頭向皇上辭行：“草民命賤，錦衣玉食不自在，聖上還是讓我去流浪民間自生自滅吧！”

乾隆沉默不語，最終還是不捨地揮了揮手。瞎三既不能文，也不能武，無法做官。乾隆想來想去，賜給瞎三一個武舉的名頭和一些金銀作爲盤纏與安家的費用。

瞎三出了皇宮，到老夫人府上拜謝。不料，老夫人府上大門緊閉，早已人去樓空。



獨龍過江 (微型小說)

作者吳增波：安徽省濉溪縣臨渙鎮四里村

為你點贊

年初，參加一場文學盛會。會場上，莊嚴雄壯的國歌，精彩紛呈的發言，一陣陣熱烈的掌聲，驅散寒冬的凜冽。如沐春風，我感受到春天的味道，百花盛開，芬芳濃郁。在這裡，新朋舊友歡聚在一起，不問年齡，不管性別，都爲共同的愛好，同樣的夢想。在這暖意融融的空間里，每一個人，都是我的良師益友，他們身上的閃光點，都值得我崇拜和學習，都值得我翹指點贊。

郭老師，一位年逾花甲的老教師。初次相見，是在報社的資料室。互通姓名後，我們不約而同地說出“原來你就是某某某！”，喜悅之情不言而喻。白落梅說，世間所有的相遇，都是久別重逢。紙上相逢，讓你我相遇相知，而今，得以面見，恍如故交。郭老師熱情地幫我找尋所需要的報紙，並留下他的聯繫方式。攀談後得知，郭老師從教三十餘年，早已退休。退而不休的郭老師又應聘到市內一所中專院校教化學。教了一輩子化學，卻對文學情有獨鍾。教學之餘，郭老師筆耕不輟，把生活中的趣事和感悟付諸筆端，登上報刊，給人以歡樂和啓迪。參加這次會議，郭老師笑說自己已是老朽，本不該來。我卻認爲，爲了自己喜愛的文字，暮年壯志，痴心不改，這是何等的榮光。老有所爲，老有所樂。郭老師，爲你點贊！

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腿腳不便的年輕人。起初，看他手拿相機，在會議室兩側過道不停地變換角度拍照，還以爲他是大會負責拍攝的攝影師。只見他執著地挪動着不很靈便的雙腿，一會兒面向主席臺按動快門，一會兒又把鏡頭對準與會者，好像不把會場的每一個精彩瞬間定格在他的相機內，就誓不罷休。我真服

了他了，爲他的執着和堅持。會後才知道，他也是參加本次會議的一位文學愛好者。知道了他的名字，立刻想到了他發表過的文章。他的身體無疑是殘缺的，但他擁有一顆健全而美好的心靈，用手中的筆書寫生活的酸甜苦辣，用喜愛的文字傾訴人間的悲歡離合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塵世紛擾，在人心浮躁的現實，沒有健全的身體實屬不幸，而他，一位因文字而活精彩的人，看着他臉上洋溢的笑容，聽着他歡快的笑聲，有誰會懷疑他的幸福與歡樂？以文字取暖，用文字支撐自己不算穩當的人生，敢於面對，笑對未來。年輕的朋友，你是好樣的，爲你點贊！

相聚如此短暫，分別在所難免。時光的河靜靜流淌，美好的回憶永存心間。我亦師亦友的文友們，在文字的世界里，我們一路同行。在通向未來的道路上，不管是風霜雪雨，還是陽光燦爛，衷心的祝願，幸福安康，再創新高！爲你點贊，永遠。

作者李自美：皖淮北市岱河礦業河東社區



一枕書香

著名作家雨果在其經典之作《悲慘世界》中寫道：腳步不能到達的地方，眼睛能夠到達；眼睛不能到達的地方，精神可以到達。是的，精神可以超越時間的限制，也可以擺脫空間的束縛，它可以思接千載，神遊八荒。精神能如此自由馳騁，完全拜閱讀所賜。

小時候，我特別迷戀于閱讀，只要一卷在手，我就忘記了吃，忘記了睡，直看得如醉如痴，酣暢淋漓。《灰姑娘》讓我浮想聯翩，《九色鹿》讓我義憤填膺，《血淚仇》又讓我淚落如珠，《卓婭和舒拉的故事》又讓我熱血沸騰。我爲書中的人物悲歡離合的命運而牽腸掛肚，我的心隨他們一起跳動，一同悲喜。

我如此痴迷于讀書，但苦于沒有充足的閱讀時間。白天，除了上課，放學之後還要負責安撫那兩頭嗷嗷待哺的豬的嘴巴。因此，讀書時間只能在夜晚。

吃過晚飯，勞作一天已是疲憊不堪的爸爸媽媽就想早點熄燈睡覺。我也鑽進了暖暖的被窩，卻不想即刻入眠，便撒嬌般央求媽媽，允許我看一會兒書。媽答應了，於是我便拿出喜歡的書，鋪開在枕頭之上，開始了醉心的閱讀。

這時，萬籟俱寂，我沉醉于書中的世界，忘卻了狹小的居室，忘卻了貧困的生活，也忘卻了窗外的風聲雨聲，以及偶爾傳來的遙遠而飄渺

的犬吠，一顆小小的心兒就像生出了一雙巨型翅膀，在天地間翩然飛翔。

這時，爸爸的鼾聲，媽媽的嘆語聲，悠然響起，悠長得像一曲千回百轉的咏嘆調。可我毫不在意，眼睛急切地在書頁中逡巡，那里藏着我喜歡的無盡珍寶，心在書中快樂地游弋，像一尾活潑的魚兒，早已把時間拋之腦後。等到媽媽在夢中嘟囔一聲，再翻個身，睡眼朦朧地看一眼掛在牆上的鐘錶，驚叫一聲：呀，已經十一點了！你這孩子，還不趕快睡覺！

說着，便果斷地拉滅了燈。如果我正看到緊要處，心里那個急呀，但是不敢違拗母親，因爲我那時已經懂事，知道第二天的勞作辛苦，不能擾了他們的睡眠。只能悻悻地把書放在枕下，枕着書香入夢。當然是無法很快睡着的，我便在心里把這個故事續編下去，直編得起起伏伏，金戈鐵馬，心在故事里恣意馳騁，縱橫決蕩。直至倦意襲來，我才吞吞吐吐，似乎把書中的智慧和精彩的情節也吞到肚子里。

這時，枕着一枕書香，酣然如夢。夢中，仍然有書香縷縷，沁人心脾，縈繞腦際，心兒沉靜得如一潭幽深而清澈的湖水，又如遼闊的萬里雲天，搖曳如花，芬芳無比。

流水光陰，風煙漫漫。多年之後，那趴在床上讀書的畫面，仍歷歷在目，那是我記憶中直擊心靈的暖，無與倫比的甜。

作者張燕峰：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沙城鎮第六小學



錯過 (絕句小說)

石拱橋，楊柳岸，夕陽暈染，他一路蹣跚。

“喂，是你嗎？梅，我在老地點！”他焦急地等在湖邊。“槐，是我！”她匆匆往那兒趕，電話掛斷。

二十年前，他與她常在湖堤，寫生，朗讀，攀談。散步，賞月，肩並肩。心有靈犀，互生好感。默念，就差窗紙未點。

“娶她，休想！你知道農轉非有多難！”父親臨終前，怒不堪言。他依了父親的遺願，去了城里上班。

她傷心，涕淚，心有不甘。出嫁的那天哭腫了雙眼。

可天有不測風雲，他企業倒閉，妻子分飛勞燕。

他得知，她愛人偏癱，負重多年。昔日的

一朵蓮，冰霜、憔悴爬滿。“他已入土爲安，三年！”她微喃。

晚風，輕拂柵欄，湖底，燈光幽幻。(267字)

作者王繼雲：湖北省隨州市隨縣草店鎮游源街橋頭購物廣場



恰逢臺灣的春假，我開始爲期五天的旅行。遊覽了彰化的鹿港，臺北的故宮、士林官邸、中正紀念堂，淡水的漁人碼頭、紅毛城、真理大學等許多景點。這一路上，我不僅玩得十分盡興，更懷抱感恩之心收穫了許多快樂和驚喜。

那天，從淡水回到臺北時已將近午後四時，因兒時最喜歡的一部宮崎駿動漫《千與千尋》，我決定立即趕往九份老街完成自己的夙願。從捷運忠孝復興站出來，正準備搭乘基隆客運 1062 號，卻在路途中偶遇了一個和善的阿姨。她說她在拉客拼車四十分鐘就可以到達，價格比客運略貴但也只有兩百台幣。我抬頭望瞭望漸漸暗沉下去的天空，在心裏迅速盤算了一下覺得挺划算，便輕輕鬆鬆地答應了。後來才知道，司機李先生就是那位阿姨的丈夫，他們合開這家“小巴士安全訂車”的夫妻店已經好多年了。那一班與我拼車的有四個同齡人，分別是兩個日本大阪的姑娘和來自韓國釜山的一對情侶。

車上，我們用英語簡單地交流著，當聊到經典日漫《名偵探柯南》、現下爆紅的韓劇《太陽的後裔》時，一瞬間彼此的距離就拉近了，大家都大笑着拍地拍手笑出了聲。車在盤山公路上飛馳，窗外掠過一片片蒼翠的綠意。臺灣鮮有直插雲霄的崇山峻嶺，然而，眼前一座座和緩的小山丘親切可人，賞心悅目，倒也別有一番情致。李先生一邊駕車，一邊叮囑道：“晚上七點半，九份老街大多數店鋪就打烊了。你逛到街口的 Family Mark 等我就好哦。”“OK。”我

微笑著回答。而後他看向後視鏡，迅速操起流利的日語，說得兩位日本姑娘也跟著連連點頭。這時，坐在最後排的那一對韓國情侶更疑惑了，伸長脖子用英語問：“Excuse me. What's the matter?”李先生拿起紙巾擦了擦額頭上的汗珠，只好又切換到蹩腳的英語模式，一句話重複了整整三遍。“妹妹，你看，我辛苦吧。”瞥見他一臉無可奈何的神情，我費了好大的力氣，才終於把破喉而出的爆笑，硬生生吞了回去。

兩小時後，從九份返車臺北。由於塞車耽誤了較長時間，已快到夜間十點了。李先生說：“妹妹，那麼晚你一個女孩子不要再下去轉捷運了。”於是，他直接把我送到了我和朋友在西門町的住處。受寵若驚，道謝後跳下車，依舊是滿眼的靚虹閃爍、勁歌熱舞。然而，在我眼裏，這個城市卻不再冷漠。

當然，感動的事情遠不止以上這一件。回台南那天，我買了臺北西站國光客運 15:30 的車票。發車前二十分鐘，匆忙趕到臺北車站寄

物櫃，準備取出行李時，開櫃密碼竟然出現了故障。那一瞬間，空白的腦海中只飄過四個無限放大的黑體字：生無可戀。幸好，路過的一個老阿公見我一臉呆若木雞狀，迅速找了一個工作人員過來及時解決了難題。向老阿公和工作人員真摯鞠躬，我攬著一股“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”的竊喜爬上了車。可是，麻煩還沒有結束——我找不到自己的座位。記得買票時售票小姐說，這是該班車最後一排最後一個位置。可是，最後一排的四個位置分別是 29、30、31、32。而車票上的號碼卻是 28。智商再一次游離服務區，這該如何是好？“同學，請問按上面的資訊，我的位置在哪里？”我拿起車票走上前，問最後一排靠窗坐的男生，小心翼翼。“別擔心，這種票是隨便坐的。”他轉過頭，聲音親切溫和，露出兩排閃亮的皓齒。於是，我就誠惶誠恐地在他旁邊落了座。

歸程漫漫，雖然大巴上公映的電影《破風》劇情緊湊、激情四射，但我實在無法抵擋瞌睡

蟲的誘惑，最終還是跑去和周公幽會了。大夢初醒，正疑惑著路途顛簸，為何會睡得如此舒適安穩，下一秒就如觸電般的立即坐直了身體：天哪！熟睡中，我竟然靠在了那位男生的肩膀上！下意識地摸了摸嘴角，稍稍鬆了一口氣：呼，還好沒流口水！我十分抱歉，耳根發紅，偷瞄了一眼身旁那位仁兄，恰巧人家也在看我，卻是光明正大的坦蕩眼神。於是，彼此間相視一笑，便悄然化解了尷尬。直到下車，我和他再沒有說一句話。然而，萍水相逢的三個半小時，一個陌生人，願意借給疲憊的你一個肩膀。那種人際之間的真情與溫暖，無關男女，無關風月，卻是讓我久久難以忘懷的。

回到台南的家，打開手機，看見 FB 上有 AnGela Ong 發送來的好友申請。我又記起了她，在臺北故宮門口等公車時，結識的那個可愛的馬來西亞女孩。一路上我們聊得很開心，她在台師大念大三，聽說我初到臺北，還熱心地把我送到捷運士林站，彼此留下聯繫方式後揮手告別。

此時是午後二時，陽光明媚。我敲擊著鍵盤，記錄下旅途中的一個個美好瞬間。陌生人的溫情，如同一朵朵淺紫色的丁香花，柔柔地搖曳在風中，散發著淡雅又悠然的清香……

作者董玥：國立台南大學交換生，大二學生。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，江蘇省青少年作家協會副會長。在各文學期刊發表小說、散文近 700 篇。作品集《我當小記者》《青春的風鈴》《十六歲的天空》由新蕾出版社出版發行。

滿滿的溫情

